

秦巴山水,藏着十堰大地厚重的乡土篇章。本版三篇散文,从不同视角描摹故土风华。作者或寻访千年古镇,于古殿老街间品读文脉;或借一缕姜香,寄绵长乡愁;或以田园秋色与词作,赞耕耘之美。以质朴文字记录乡土风物、传承地域记忆,一山一水,一禾一姜,皆是人间烟火。在山川田畴间,看见和美乡村的生机与希望。——编者

风华军店 古韵流芳

■代新成

鄂西北历史名镇房县军店镇,既有小家碧玉之美,又不乏大家闺秀气质。早在远古时期为彭氏族人的聚居区,史称“彭部落方国”。它上通川陕、下系汉水,过往商贾在此歇息,得名“下店子”;相传唐中宗李显被贬房陵,曾在此屯兵,故又称“军马铺”。据史料记载,该镇已有1300多年历史。历史上,共有54位名人贤士与房县山水结缘,诸多典故皆落迹军店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人文资源,使其成为军事交通重镇和商贸大镇。

军店镇最负盛名的古建筑为显圣殿。相传关羽失荆州后,其英灵至房州寻孟达,途经此地歇息,被世人视为“显圣”,故垒石建殿供奉,取名显圣殿。三国时期风云际会,在此留下千古绝联:“汉诸葛驻军马观桃园长望西川,费长房骑化龙经茅坪显圣下店。”既有“风烟千古绝唱”的诗意,更有“逝者如斯”的哲思。多少文人墨客登高显圣殿,品读“缓缓飘香留胜迹,时时击磬颂清微,攀荆附石临金顶,放眼高山歌一回”,生出豪情万丈的心境,怎不让人顿感心潮澎湃。

古镇西高东低,古街依山而建,顺河延伸。唐中宗李显流放房陵时常至军店镇饮酒观光。相传李显每年将自酿美酒朝贡母亲武则天,以示孝心忠诚,感动母亲重立自己为太子,最终重返政坛。千百年来,当地居民依旧保持着酿黄酒、吟《诗经》的生活传统,让悠悠酒香与诗文风雅相融,萦绕古镇千年岁月。

古街从西向东依山傍河而建,街宽约5米,由青鱼脊石纵向砌成,路面呈龟背形,既美观又便于排水。明清时期,军店镇商贸繁荣,建筑多保留这一时期风格,青砖黛瓦,雕饰精美。镇内现存石碑坊、百步梯、六角亭、望母楼等20余处重要文化遗址。其中依山而建的望母楼,相传为乡贤吴员外思念母亲所建,体现了当地厚重的忠孝文化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,三条水系滋养一方产业。军店镇有盘峪河、汪家河、军马河三条径流量较大的河流汇聚,为糯米种植和酿酒提供了优质水源。当地黄酒每年销售至江浙地区,销售额300余万元。镇内

吴氏老宅四进院落静静伫立,正门铜色门槛上经年累月的磨损凹痕,无声诉说着古镇商贾云集、市井繁华的昔日盛景。显圣殿前粉河水缓缓从深山奔涌而来。野史传说,唐朝名将薛刚与樊梨花在河边谈情说爱,戏闹中把樊梨花梳妆盒打翻掉在河里,从此河水清甜,成就了这里的红薯粉色泽晶莹、口感筋道,久煮不烂、炒不粘锅的独特风味。用河水酿的黄酒色如玉青,清香悠然。

千年古镇不仅有温润文脉、繁盛商贸,更有赤诚热烈的红色血脉。

1931年,贺龙率红三军进入房县,创建了以军店镇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。土地革命时期,贺龙、邓中夏、柳直荀领导的红三军在此转战,血染堆金山的英勇事迹广为流传。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,古镇人民踊跃参军,各家各户门头挂满“军属光荣”牌,最多的一户大门上曾挂有十四块牌匾,尽显古镇人民赤诚报国、守望山河的家国担当。

岁月更迭,山河如新,千年古镇焕发崭新生机。如今的粉水河畔,青草依依,荷风阵阵,河水串联起八座古桥,滋润着老宅民居与街店商埠,与车声隆隆的高速、国道深情演绎岁月静好。

秋天来了,站在古街最西边“房山庙”上向下看,落日余晖之中,房山庙、显圣殿、望母楼、老街等静静地倒映在清澈如玉的粉河水上。昨日故事如同千年柏树耸立山岗凝碧远方,又好像香火层层烟熏火燎在乌漆麻黑铜香炉上,依稀可辨。

文脉赓续不息,初心砥砺前行。新时代的军店镇,立足千年人文底蕴、良好生态禀赋与红色革命底色,以数字化手段活化历史遗存,让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新生。新一代军店人,在传承中创新、在守护中发展,接续古镇农耕文明与乡土根脉,融进红色经典世代血脉,伴着“两山”理念的春风,循着和美乡村建设的方向,续写古镇新篇。



秋满黄畈

■肖凡

金秋十月,清风疏雨漫过郟阳大地。汉江碧波穿城东流,温润的水汽萦绕两岸层叠田畴,催熟乡关秋色,酿就一地丰年。秦巴余脉轻烟袅袅,山野褪去盛夏葱茏,铺展成沉静饱满的秋日景致。

走入郟阳区谭家湾镇黄畈村,平畴满目,尽是深秋最美的模样。秋阳低照田垄,千顷稻禾俯首垂穗,不是孱弱萎靡,是五谷成熟、谦逊内敛的姿态。长风穿野而过,金浪层层翻涌,宛若大地铺展一匹浸透晴光的锦缎。田园里穗粒饱满,饱藏整季的风雨晴光。风拂阡陌,稻香飘飘,清润的谷物气息漫溢四野。各家的房檐下、晒场上,金色的玉米或倒垂或横卧,尽享阳光普照;远山含黛,田埂如织,眼底尽是鎏金铺陈,处处皆是大地馈赠的厚重礼物。

山坡之上,农人铺开一张张塑料布,从芝麻笼中抽出一捆,根部朝上,梢头朝下,用工具轻轻拍打,乌黑的芝麻便簌簌落下,粒粒饱满。地边的栗树丹红点点,红绿相映;藤蔓垂悬,毛茸茸的猕猴桃藏于枝叶之间;柿树枝丫婆婆,红灯笼似的柿子缀满枝头,光亮可人。稻香混着果香,随风漫过山岗。田边地头,农人往来劳作,喜气盈盈。四时躬耕,终得秋天回馈,眉眼间皆是劳作之后的安然与满足,岁岁勤作,岁岁丰稔。

现代化农机穿梭阡陌之间,低鸣作响,取代了昔日躬身劳作的辛劳,收割归仓,一气呵成,省时省力又高效,为秋收平添新气象。

日暮秋凉,村落炊烟漫过屋顶,轻柔升起。家家户户新米入釜,清甜的米香混着草木果香氤氲村庄,这是乡土最淳朴、最治愈的烟火日常。秋风走村串巷,携稻香、载欢声,流转于郟阳山水阡陌。一川秋景,满目温柔,怎不令人心生眷恋?览此畈秋光,风物欣然,遂填小词以记:

浪溪沙·黄畈田居秋兴

十里黄畈稻果香,两河活水自寻常。丹枫向晚趁风凉。烟雨田畴叠秀色,金秋禾黍溢清芳。人和风调好时光。

一畈秋熟,万般从容。郟阳之秋,不在浮华景致,唯在黄土地之厚重、耕耘之笃实。秋收满畈,欢声满畈,便是荆楚田园最朴素、最动人的色彩画卷。

姜香牵故园

■周尧

一场秋雨过后,习习凉风掠过竹溪县水坪镇阎家坝村的田野,一缕熟悉的生姜辛香便混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漫溢开来。这香气里,藏着这片土地的记忆,承载着一代又一代阎家坝人的乡土情思。

生姜喜阴畏日、喜湿怕涝。竹溪气候温和,阴凉湿润。境内阎家坝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,仿佛专为生姜而生,栖居于此的阎家坝人守着河畔良田,春种秋收,种姜的技艺一代传一代,早在清朝,“阎坝生姜”便已名扬一方。

“阎坝生姜”皮糙,节弯,浑身疙疙瘩瘩,像一双常年握锄头的手。当地有句老话:“烂姜不烂味。”姜放久了,即使皮都干瘪起皱了,那一缕辛香却倔强地不肯散去,像极了阎家坝人朴拙而坚韧的性子。

好姜出自好手艺,更出自一份不急不躁的耐心。

冬腊月里,姜农便开始忙着把姜种铺在竹炕上,用火文慢烘,催它醒芽。春回大地,他们又开始翻整土地,挖沟开壕,排下姜种,施足农家肥,一层土一层肥,像给未出世的孩子铺襁褓。伏天快到的时候,姜农还要早早地给这些姜苗搭起草棚遮阴,隔三差五去除杂草,把没发芽的老姜挑出来。整个春天到夏天,姜田里的活计就没有断过。

九月份的时候,姜苗长到一米来高,一行行整齐排列,宛如布匹,成了金秋时节少有的一片绿。这个时候的阎家坝村,田间是最热闹的。男人弯着腰,小心翼翼掘开土层,手贴着姜块走,生怕伤了那脆嫩的身子。女人和孩子围坐在田埂上,去枝、分拣、装筐,动作利落。

刚出土的生姜沾着湿润的泥沙,金黄中透着一抹紫红。凉风拂过,辛辣的鲜香扑鼻而来,顿时让人神清气爽。

早年间,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种姜为重要经济来源。秋收时节、年关将近、伏天煮豆豉的当口,姜农便挑着担子去集市,或走村串户上门卖姜。对于阎家坝人,乃至所有竹溪人而言,生姜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佐料,而是烟火日子里不可或缺的陪伴。

烹制鸡鸭鱼肉,切几片姜入锅,腥膻尽散,鲜味陡升,一锅菜肴醇厚香浓。初秋嫩姜出土,洗净切片,浸于糖醋之中,封存数日,便是佐饭下酒的绝佳小菜。若是受了风寒,用姜配上四季葱和冰糖,慢火熬一碗姜汤,趁热喝下,蒙头睡一觉,发一身汗,第二天便又活泛了。夏日蚊虫叮咬,把鲜姜捣碎,取姜汁轻抹患处,痒意立消。从灶台烹饪到寻常养生,“阎坝生姜”早已融入当地人生活的每一处细节。

其实,“阎坝生姜”早就不只是一种土产,它是刻在阎家坝儿女骨子里的乡愁印记:记着竹溪置县以来,阎家坝人逐水而居、靠土吃土的农耕岁月;记着阎家坝人艰苦奋斗、靠一双手把日子过红火的光景;也记着那些坛坛罐罐里的食俗与人情……

如今,“阎坝生姜”田里劳作的身影渐渐稀疏,可那一缕醇厚绵长的姜香,永远萦绕在心头,不曾散去。无论身处何地,每当舌尖触碰到那熟悉的辛香,我想阎家坝儿女都会不禁想起——在竹溪河畔的故土,曾生长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最质朴的物产,藏着大家挥之不去的故乡记忆。

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@163.com